

目 錄

蔣馮閻关系和中原大戰·····	刘 驥 (1)
閻錫山发动中原大战概述·····	周 珉 (32)
隴海綫反蔣战争亲历記·····	郭宗汾 (54)
津浦綫上蔣、晉两軍战况概述·····	賀貴嚴 (68)
中原大战中的韓复榘·····	孙桐萱 谷 良民 (74) 刘熙众 余右堯
东北軍第四次入关的經過·····	于学忠 (85)
汪精卫与扩大會議·····	李俊龍 (92)
閻錫山与扩大會議·····	冀貢泉 (107)
馮玉祥与扩大會議·····	鄧哲熙 戈定远 (117)
我在中原大战时期的一些經歷·····	薛篤弼 (121)
帮助蔣介石瓦解閻、馮部队經過·····	張 鈞 (130)
閻、馮联合倒蔣的前前后后·····	張文穆 (144)
“討逆战役”中的何成濬与杂牌軍隊·····	米哲沅 (153)
石友三南阳倒馮亲历記·····	孙名泉 (160)
广寒十友——韓复榘叛馮投蔣側記·····	吳錫祺 (169)
旧桂系的兴灭·····	黃紹竑 (175)

附注

对《旧桂系的兴灭》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二四二页

蔣馮閻关系和中原大战

刘 驥

一九三〇年四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发动的反对蔣介石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軍閥混战。本文所述，主要是敘述蔣、馮、閻之間的合作和分裂的一些事实，西北軍在隴海、平汉綫对蔣軍作战的經過，以及西北軍总崩潰的結局。至于其它方面的情况，只就与上述問題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或多或少地提到一些，不可能作詳尽的敘述。

一 蔣馮閻之間的合作和分裂

在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的时候，馮玉祥与蔣介石在徐州會議的結果，表示与蔣介石合作，同时也就是放弃了联俄、联共革命的道路，跟着蔣介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就給了蔣介石很大的支持。这年八月，蔣因内部矛盾，曾經一度下野东渡日本，馮玉祥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促蔣复职外，并約同閻錫山联名电蔣請其主持北伐大計。蔣回国复职后，深感进一步拉馮的必要，在他一次到开封与馮会晤的时候，和馮結拜为換譜弟兄。在北伐战争后一个阶段，蔣和馮在郑州、柳河、新乡、党家庄等处数度晤面，并且每次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談。在当时，蔣、馮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在蔣看来，馮对他的拥戴，不但在軍事上增加了声势，更为重要的是，在

政治上提高了他的威望。在馮看来，蔣介石既有中央政府的凭借，只要与蔣靠攏，則一切困难和問題就会得到他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期內，蔣、馮之間一直保持着密切合作的关系。在北伐軍事結束以后，馮为了表达对蔣拥戴之誠，甚至要在郑州为蔣鑄造銅象（經左右劝阻未果）。蔣对馮也是推崇备至，蔣的代言人吳稚暉有一次給馮的电报中，誉馮为“一柱擎天，唯公有焉”。

他們这种相互利用的結合，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漸地发生了变化，最后終于走向分裂。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地盘的問題。在北伐战争最后阶段，馮派鹿鍾麟指揮韓复榘等部战胜奉軍，进兵河北，直取平津。因鹿和韓都是河北人，鹿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期間，又是北京的实际統治者。他們都抱着打回老家、取得地盘的迫切要求。馮以长期偏促于西北瘠苦之区，更是早就有了向外发展的打算。他还曾对人說过：“我們連个海口也沒有，向国外购买一些軍事装备，真是太不方便。”虽然这时蔣介石已将山东省的地盘許馮，但胶东和济南都在日軍占領控制之下，是一个殘缺不全的省分，远非河北、平、津可比。当时馮认为他的軍队在河北打退奉軍付出的代价最大，論功行賞，應該把河北、平、津分配到自己名下。不料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間蔣介石到石家庄与閻錫山会面之后，却使馮的希望落了空。原来蔣、閻在石家庄会面的时候，他們对馮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认为馮的軍事力量过于強大，對他們是一种威胁。特別是閻和馮都希望向河北、平、津发展，他們之間的利害冲突更为尖銳。蔣和馮之間，虽然暫時还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但蔣这时已經有了統治全国的野心，他惟恐馮的势力发展过快，将来难于控制，所以閻錫山就趁着蔣来和他商議战后北方問題的机会，使出了阴險毒辣的手段，

企图把馮打击下去，并借此向蔣討好。当他們談到馮的时候，閻对蔣說：“請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沒有吃过馮的亏？”这句话正好触动了蔣的心事。他們經過計議之后，蔣便秘密决定把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地盘都分配給閻。后来蔣为了对馮敷衍，把北平市长一职給了馮的部屬何其功，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张蔭梧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赵以寬都是閻的人，实际上統治北平市的人却是兼任平津卫戍总司令的閻錫山。在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地盘分配問題尚未揭开之前，蔣还征求过馮的意見。馮对这类問題，向来不肯直接了当地說出自己的真正意图，唯恐別人說他是爭权夺利。他表示一切以蔣的意旨为意旨，以示对蔣的尊重。蔣便趁勢說出把河北、平、津交閻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第二集团軍拥有魯、豫、陝、甘、宁、青六省，已不为少；第三集团軍才不过冀、晉、察、綏四省，并不为多。况且平、津两地外交关系复杂，不易应付，万一发生意外，难保不造成第二个济南惨案。他認為馮性情刚直，不宜于外交折冲，故以交閻应付为宜。馮对蔣的話不便当面表示异議，問題就这样决定下来。这个問題解决之后，馮在新乡給部队講話，提出“地盘要小，軍隊要少，工作要好”的口号，是說漂亮話，也是发牢騷，其实在这一問題上，馮的内心对蔣、閻是极为不滿的。这是蔣、馮关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因素¹。

第二个因素是軍隊的編遣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在北平湯山会商东北問題和裁兵問題，馮在前往北平路过保定的时候，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同时也为了收攬人心，发出一个歌（七月五日）电，提出了統一軍权、收縮軍隊、減輕民困和废除不平等条約等主张。在湯山會議时，他又重申了这些主张，并望各方促其实现。在會議之后，他于八月一日到达南

京,并且发表談話,认为北伐軍事結束,各軍事首脑人物都应到中央供职,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和威信,使国家能够达到真正的統一,所有总司令、总指揮等名义均应一律取消,以改变过去分裂割据的局面。他这些主张,仍然表现了对蔣介石的支持。这时閻錫山看到馮的言論和行动与蔣靠得很紧,估不透他們意之所在,所以在沒有摸清底蘊以前,虽經蔣、馮迭电催促入京,他总是推說有病,迟迟不肯就道,一直迁延到十二月中旬才到南京参加了編遣會議。而馮在南京則早已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軍政部长的职务,实践了在京供职的主张,并且保持了与蔣合作的关系。

在編遣會議正式开会之前,蔣介石提出了一个全国共編五十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要大家进行討論。馮对軍队的編遣,首先提出一个編遣准則,即:“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枪者編,无枪者遣;有訓練者編,无訓練者遣;有革命功績者編,无革命功績者遣。”他并根据这个准則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集团軍各編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軍各編八个师,其它不属于各集团軍的軍队共編八个师。原来他认为第二集团軍兵員最多,素質最好,訓練最精,战功最大,論道理應該多編几个师;可是他又考虑到,如果按照自己的編遣准則,第二集团軍应編的人数就要占第一位,就要超过第一集团軍,必然得不到蔣介石的支持,而且会影响到与蔣合作的关系,所以他的方案是,把第一、二两集团軍拉平,把閻、李的第三、四两集团軍和其它杂軍压低,以为这样就可以蔣、馮的团結为中心,控制其它方面,这是馮的天真的想法。殊不知蔣此时对馮已有戒心,决不愿馮的力量与自己相頡頏;况且蔣早有剪除异己的阴谋,因此,蔣对馮案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閻錫山看透了蔣的意图,便提出另一方案。这个方案是:第一、二、三、四集团軍各編十

一个师，另設一个中央編遣区，亦为十一个师。不言而喻，这个中央編遣区，当然要由蔣介石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蔣压馮，而骨子里还有着离間蔣、馮关系的作用。蔣看到閻案于己有利，看不透閻要借着这一方案来拆散馮和他合作关系的阴谋，故授意何应欽积极支持閻案。李宗仁和白崇禧对此案亦表同意。因李、白与蔣的矛盾当时已达表面化，只是因为惧怕蔣、馮的团结，故不敢发动，他們当然同意閻的带有离間蔣、馮阴谋性质的提案。在編遣會議正式开会之前，馮案受到多数的反对，而閻案遂得以通过。馮遭此打击，在正式开会时，即称病不再出席。而閻在这时便到处說馮的坏話，說他如何反复无常，如何不講信义，使馮陷于孤立。

馮托病不出，召鹿鍾麟到南京，拟令其代理軍政部长，以便于借故离开南京。但因鹿是常务次长，不能代理部务，馮亦无如之何。蔣介石虽明知馮是托病，但也曾两度偕宋美龄亲往探視慰問，以示关切。还有一次，馮正在和部属談話，忽报孔祥熙来訪，馮立即臥床蒙被，呻吟不止。当时外边很多人都說馮患的是“心病”。

馮这次在南京，本想与蔣能有进一步的結合，以便在国民政府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蔣的支持下保持自己的强大实力，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不料在編遣會議上遭到失敗，使他看清了不可能再和蔣介石合作下去，于是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五日以养病为借口离开南京，前往豫北輝县之百泉村。这是蔣、馮分裂公开化的表現。

桂系的李、白看到蔣、馮关系破裂，认为反蔣时机成熟，就先从湖南下手，罢免了非其系統的魯滌平，蔣、桂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李、白派代表温乔生到百泉謁馮，馮毫不犹豫地表示共同倒蔣。不久，邵力子銜蔣命到百泉促馮入京，馮则表示愿辞职出国留

学,以备异日效力党国,并希望軍政部长一职由鹿鍾麟代理,謝絕了南京之行。三月下旬,馮抵华山;邵力子和賀耀組先后赴华山訪馮。这时,蔣因桂系对他公开决裂,請馮出兵援助,并提出以行政院长及湖北、湖南两省主席为条件。馮表示:論公論私,都不能使蔣独任其艰,决出兵十三万相助,隨即派韓复榘为总指揮,着手进行軍事部署。但是,馮的軍事行动,究竟是援蔣还是助桂,对外并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而实际上馮的計劃是:把蔣、桂之爭看作一个大好机会,先作壁上觀,待一敗一伤,再收卞庄刺虎之利。不料李明瑞的倒戈,使得桂系很快遭到失敗。馮的計劃不但落了空,而且弄巧成拙,給自己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后果:由于韓复榘部迟迟不进,不但失掉了夺取武汉的时机,而且在蔣、桂两方看来,都認為馮无助己的誠意,馮反而落得两面不討好。特別是蔣借着韓复榘帶兵南下的机会將韓召至汉口,对他进行了收买,为尔后韓、石倒馮投蔣伏下了张本。

一九二九年五月間,韓复榘联合石友三叛馮投蔣。馮痛心韓、石叛变,对蔣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于是有亲赴山西拉閻反蔣的行动(当时对外表示与閻联袂出洋,实系故放烟幕)。本来馮、閻之間早就有过不少的矛盾。如:一九二五年馮的国民軍与奉直联军作战失利时,閻曾派兵在天鎮、大同等处截击,使国民軍遭受很大損失;还有前面所述河北、平、津地盘問題;編遣會議提案問題等等。馮一向对閻沒有好感,但是为了达到打倒蔣介石这一目的,不得不冒險去山西拉閻,不料目的沒有达到,反被閻軟禁起来。不久,閻看到馮的將領与蔣恢复了往来,惟恐不利于己,又騙馮命令宋哲元等于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发动了反蔣战争。由于閻的背約,致宋等很快地遭到失敗。馮屢次受閻之害,对閻恨之刺骨;但

在被軟禁的情況之下，又不能和閻翻臉。當時馮的想法是：只有拉閻下水（指聯合倒蔣），自己才有出路；把蔣打倒之後，回過頭來收拾閻，那就容易得多了。所以馮在這一時期，把全付精力都用在設法拉閻倒蔣的問題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馮召鹿鍾麟由天津秘密到他被軟禁的所在建安村，對鹿面授機宜，令其回陝代理總司令職務。鹿到了西安，立即按照馮的指示提出了“擁護中央，開發西北”的口號，並密派代表赴南京往見何應欽。鹿對他的代表說：“蔣介石是我們的敵人，閻錫山是我們歷史上的仇人；敵可化為友，仇則不共戴天。”他的代表與何應欽見面時，何為了拉攏西北軍以消滅閻錫山，對鹿表示好感，希望鹿不要再上閻的當，並說：“只要西北軍一經表明打閻的態度，馬上可以獲得中央的接濟。”鹿既與南京拉上關係，便開始計劃與韓復榘、石友三聯合起來攻打山西。在鹿看來，晉軍力量不大，而且是長于守而短于攻，在進攻山西時，只要不攻堅城，僅以少數兵力予以監視，以主力直取太原，勝算是滿有把握的。鹿在密派代表赴南京見何的同時，並派閻承烈、李忻去河南與韓復榘、石友三取得聯繫。韓電鹿表示：閻錫山好用權詐，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國家就不會太平。鹿即復電各致贊揚之意，並說：“我弟如舉兵入晉，兄愿听弟指揮。”石友三部自從由安徽移駐豫北，主要靠韓的接濟，正在伺機取得一個地盤，對於聯合攻打山西，當然表示同意。鹿和韓、石的這些電報，均被閻的無線電台收聽譯出，閻得此消息大驚，感到對馮的軟禁已無作用。同時，閻亦感到二、四兩集團軍已被蔣打敗，而自己又曾經參與過唐生智反蔣戰爭的策劃，蔣介石遲早要和他算賬。而且這時各方代表都在太原進行反蔣活動，一致對他表示擁護，如再遲遲不表明反蔣態度，一旦西北軍聯合起

来向山西进攻,自己就会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于是亲自去建安村訪馮,表示坚决与馮合作,共同討蔣。閻迎馮至太原后,立即会同馮与桂系代表以及各杂牌軍的代表对討蔣联軍的組織系統和作战方略进行了会商,大体决定之后,馮即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二 战争发展的基本情况

討蔣联軍的組織系統和作战方略是:(1)閻錫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軍总司令,馮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以刘驥为总参謀长(在战争后期,馮又以刘驥兼任新編第一軍軍长。原拟設联軍总部,后因故未設);(2)桂軍为第一方面軍,由李宗仁統率,出兵湖南,进趋武汉;(3)西北軍为第二方面軍,由馮玉祥統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隴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4)晉軍为第三方面軍,由閻錫山統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軍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綫南进,直捣南京;(5)石友三为第四方面軍,以主力进攻济宁、兗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軍会攻济南;(6)内定张学良为陆海空軍副总司令(并拟定东北軍为第五方面軍),积极爭取共同討蔣。四川的刘文輝和湖南的何健,經联系后,亦准备分別予以各方面軍之任(内定刘为第六方面軍,何为第七方面軍)。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將領,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在这以后,又加派樊鍾秀为第八方面軍总司令。

馮玉祥于三月十日由山西回到潼关。十三日接到吳稚暉由南京发来的电报,劝馮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絕之精神努力建設,成功必不在禹下,云云。馮即亲拟复电,其原文是:“頃接先生元电,迴

环讀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觉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問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見先总理于地下乎？’等語，豈不太不好看乎？請先生諒之。”这个电报虽以游戏笔墨出之，却表明了与蔣介石彻底决裂、毫不妥协的态度。

三月下旬，馮在潼关組成了陆海空軍副总司令部，以張維璽部为第一路，由陝南出荆紫关，經内乡、魯山进出平汉綫；以孙良誠部为第二路，庞炳勛部为第三路，由隴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連仲部为第五路，分別由陝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綫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隴海綫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騎兵集中編为騎兵集团軍，由郑大章指揮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以后又兼代陝西省主席），負責陝、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这时，西北軍的兵力共有二十六万余人，馮决計全部动员开赴前綫，以便联合各方力量，对蔣介石集团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决战。

四月一日，馮在潼关就陆海空軍副总司令职（閻錫山同日在太原就总司令职），任鹿鍾麟为前敌总司令，进驻郑州部署前方軍事，随令各路大軍陆綫东下。先是河南省主席韓复榘看到馮玉祥发动討蔣，河南势将首当其冲，他既不愿也不敢对馮軍作战（一方面是不忘馮从前对他的好处，另一方面是怕自己的部下倒戈投馮），又不愿附馮打蔣，乃向蔣介石請求率部开往山东境内抵御晉軍，蔣从其請，韓即于三月下旬率部东撤（东撤时，他的騎兵师張德順部乘机回到西北軍），故西北軍得以兵不血刃，順利地占領了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万选才部乘势东进，旋即占領开封、归德，万即接任河

南主席。四月中旬，馮軍第一、二、三各路分別進至平漢路以西之浙川、內鄉、葉縣一帶及隴海路西段之洛陽、鄭州一帶。晉軍孫楚、楊效歐、關福安各部及大部砲兵，由徐永昌、楊愛源指揮經鄭州轉往豫東蘭封一帶。駐冀南、豫東和皖北的石友三、劉春榮、萬選才、劉茂恩和孫殿英等部均歸其指揮。在津浦綫方面的晉軍，由傅作義、張蔭梧分任指揮，進出德州、濟南。

這時，蔣軍方面的部署是：以韓復榘為第一軍團總指揮，拒守黃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晉軍南下；劉峙為第二軍團總指揮，分防徐州、碭山、宿縣；何成濬為第三軍團總指揮，分防平漢路許昌以南各地；陳調元為總預備軍團總指揮，與馬鴻逵部布防於魯西濟寧、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並以楊虎城部警備南陽一帶，范石生部警備襄樊一帶。

五月一日，閻錫山、馮玉祥會於新鄉，三日同車到達鄭州。閻、馮會談結果，一致認為當前形勢十分有利：桂系的李、白對討蔣軍事已準備就緒，即將開始行動；東北的張學良，雖然暫時不能出兵，但已尤為彈藥之助；汪精衛復電表示同意合作，共舉大事；各友軍均愿戮力同心，反蔣到底。從總的形勢看，時機已經成熟，應即積極準備進攻。他們對此次大舉討蔣信心很強。閻到鄭州的第二天，即在鄭州之碧沙崗烈士祠召開軍事會議，對整個作戰方略又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和具體的部署：以徐州、武漢為第一期作戰目標，分由津浦、隴海、平漢三路進攻。津浦路由第三方面軍擔任，以徐州為目標採取攻勢；隴海、平漢兩路，因第二方面軍由西北東調，集中需時，暫時採取攻勢防禦。隴海綫以第三方面軍為主，孫殿英、萬選才、劉茂恩、劉春榮等部及石友三之一部均歸第三方面軍前敵總指揮徐永昌直接指揮調遣；平漢綫以第二方面軍為主，由

樊鍾秀部配合作战。在平汉路以东,隴海路以南的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杞县、扶沟、许昌之綫。以第二方面軍第四、五两路軍約十萬兵力为机动預备队,控制在通許、尉氏、郑州、洛陽等处,以策应各方。蔣軍主力如进攻津浦綫,这支軍队即长驅蚌埠,以威胁蔣軍后路;如蔣軍主力由平汉綫进攻,这支軍队即轉向武胜关,策应两路正面部队,以轉移攻势。計議既定,閻即加委鹿鍾麟为二、三方面軍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統一指揮隴海綫方面的作战。会后,馮的幕僚某对馮說:“看情形,晉軍意在包打徐州,长驅南下,搶先占領南京,借以树立閻的威信。”馮說:“那好极了,就怕他們包不了,那时再看我們的。”盖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晉軍善于防守战,而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則缺乏經驗。

閻錫山于六日返回太原,馮亦回洛陽,临行时閻对馮說:“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請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两方面軍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閻、馮这次会晤后,馮对部属极力称赞閻真誠合作的态度,对大局前途充滿了乐观的情緒。随着郑州會議,中原大战便揭开了它的序幕。

(一) 隴海綫的序战

整个战局的形势是,隴海綫位置在全局的中央,津浦、平汉是它的左右两翼。因此,双方都把主要兵力使用在隴海綫方面,因为这一方面的得失勝負,对整个战局将会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蒋介石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如刘峙、顧祝同、陈繼承、蔣鼎文、熊式輝、王均、楊胜治、陈誠、卫立煌、叶开鑫、秦庆霖、张礪生、张治中、馮軼裴等部,都是蔣的精銳部队。閻、馮使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有晉軍的孙楚、楊效欧、关福安三个軍

及优势的炮兵部队；有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的骑兵集团，也都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掌握了铁路和航运的交通线，军运迅速，在短时期内即可调动和集中大部兵力于战场，粮秣弹药的补给也很便捷，且士兵无长途跋涉之劳，可以保持饱满的精力。西北军就不然，在发动反蒋战争的开始，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分布在关中平原，距陇海路较近，比较容易东调外，驻在陕南的张维玺、刘汝明部，就需要经过山岳地带，而且受到襄樊一带蒋军的牵制。至于远在甘、宁、青的孙连仲部，全靠徒步行军，就更需要较多的时间。这都是远远比不上蒋军的。

从五月上旬开始，阎冯联军以石友三为左路，由考城向菏泽、定陶搜索前进；以万选才为中路，孙殿英为右路，分别由归德、亳州向碭山、徐州搜索前进。徐永昌、杨爱源（他们是第三方面军的前敌总、副司令，在陇海线作战归冯玉祥、鹿钟麟节制指挥）指挥的三个军及炮兵部队开到陇海线之后，徐即设司令部于兰封，并以大部兵力策应万、孙两部。

五月十一日，双方开始大规模的接触。因蒋军来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激战数日，万、孙两军逐渐不支，节节后退，孙部退往亳州，万部退至归德附近。蒋军以顾祝同、陈继承、陈诚等师乘胜进攻，蒋介石于十五日亲赴马牧集督战，并以教导第一师围攻归德。适于这时，刘茂恩（刘镇华的胞弟）因不满阎、冯而投蒋，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万部即陷于包围之中，归德被蒋军攻破，师长万殿等被俘。其余部队由石振清指挥突围西撤，代理万选才军职。这样一个突然的变故，立即造成了军事上极大的混乱。首先是原由刘茂恩防守的宁陵、睢县入于蒋军掌握。晋军的杨效欧部

(刘茂恩归楊指揮)、孙楚部都受了一定的損失,而关福安部在混亂中失去掌握,損失尤大。蔣軍占領归德后,其先头部队复乘胜占領归德以西的柳河車站,蔣鼎文部亦逼近杞县,企图与蔣軍正面部队配合围攻兰封。至此,退往亳州的孙殿英,遂与友軍失去联系。魯西方面的石友三部亦被陈調元部所阻,不能前进。由于刘茂恩的投蔣,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了极大的挫折,从而打乱了預定的計劃。

(二) 隴海綫西北軍初試鋒芒

蔣介石因这一战役頗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隴海正面的晉軍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軍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以空軍配合轰炸。由于晉軍預先在这方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閻錫山把預备使用在津浦綫方面的一个軍調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蔣軍的进攻难于进展。蔣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晉軍的右翼扩张,以陈誠的第十一师由隴海路南側挺进,致晉軍右后感到很大威胁。馮玉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紧急,乃不得不把控制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預备队孙良誠部早期地投入战斗。这时,各軍的位置是:晉軍任铁路正面,它的左翼为刘春荣部,再左为石友三部;右翼为孙良誠部,再右为庞炳勋部。孙部的正面为陈誠部,庞部正面为刘茂恩部。閻馮联軍作了新的部署之后,全綫即开始发动攻势。馮玉祥为了予当面的蔣軍精銳陈誠部以迎头痛击,又派吉鴻昌率部协同孙良誠从杞县方面展开猛烈的攻击。孙、吉二人素以驍勇善战著称,而他們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經接战,陈誠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杀伤很多,只以陈部装备优良,机枪火力熾盛,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

紧紧跟进，陈部则节节后退。与此同时，全綫其它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余日，蔣軍全綫为之动摇。直至六月上旬蔣軍援兵开到，将全綫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之綫，方始稳住陣脚。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以两翼之晉軍和庞軍前进迟缓，配合不够，致未能予蔣軍以更大的打击。当孙、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鹿鍾麟曾要求晉軍积极配合进攻。副总司令徐永昌說：“我們的軍隊你还不知道么，叫他們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們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軍相比了。”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揮的騎兵出現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蔣軍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蔣軍不少兵力。五月三十一日这天，蔣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車站指揮作战。郑部騎兵于夜間急馳八十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燬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員五十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当时郑部这支奇袭部队并不知道蔣介石就在机场近旁的朱集車站，否則蔣介石很有束手被擒的可能^①。

这时，反蔣声浪几乎瀰漫全国，而蔣在軍事方面又打了败仗，与蔣有密切关系的某人曾担心地問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鬧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蔣忿然作色而

① 已死汉奸周佛海所著《往矣集》中有“盛衰閱尽話滄桑”一文，其中有如下一段記載：“當我們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爆炸声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声呼道：‘火车头呢！’因为不預备开车，所以离开了火车头，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馮玉祥的騎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們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誰知我們車上只有两百多卫兵，車站上又沒有其它軍隊，如果騎兵到达車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又十分自信地說：“只要人們要官要錢，我就有办法。”

（三）西北軍在平漢綫的攻勢

在隴海綫激戰的同時，蔣介石命令平漢綫何成濬的第三軍團發動進攻，企圖牽制西北軍向隴海綫增加兵力。

蔣軍在這方面的軍隊為徐源泉、王金鈺、楊虎城等部，這些軍隊均非蔣的嫡系。在戰爭初期，他們與閻、馮還有信使往還，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意存觀望，尙無積極為蔣出死力的決心（蔣軍參謀處陣中日記有這樣一段記載：馮逆對王金鈺、徐源泉等勾結煽惑，但奸謀迄未得逞）。

馮軍在這方面的隊伍，最初為樊鍾秀、石振清（萬選才被誘捕後，石部調平漢綫）、任應岐和劉桂堂（五月下旬表明態度，歸馮指揮）等部，扼守許昌以南的小商橋及其以東的逍遙鎮至西華之綫，以後西北軍的田金凱、倪玉聲、趙鳳林、王和祥等部由陝南開到河南境內，即分布在平漢路以西魯山、葉縣、襄城一帶，並置主力於許昌之北，統歸張維璽指揮，並派阮應武為前敵總指揮。劉汝明部則在淅川、南召一帶監視楊虎城部。朱哲元部的馮治安軍控制在鄭州及其以南地區，歸馮玉祥直接掌握。

五月十六日，何成濬對平漢綫下總攻擊令，王金鈺部包圍樊鍾秀部於臨潁，並向許昌進逼。何成濬由駐馬店到漯河督師。六月四日，堅守許昌的樊鍾秀被蔣軍空軍襲炸陣亡。馮得報，立即派鄧寶珊接任第八方面軍總司令，馮並親赴許昌視察，以安定軍心。隨即派孫連仲率部馳赴許昌增援，閻錫山亦派騎兵司令趙承綬進攻周口。西北軍高樹勛、葛運隆兩師由許昌南進向漯河進攻，劉桂堂部亦在西華、周口之間與岳維峻部激戰。這時，桂軍已攻入湖南，于